

2024年第32期新闻稿：委内瑞拉是行进中的非凡国度



摄影：弗朗西斯科·特里亚斯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7月28日委内瑞拉大选前后的两个星期里，我一直呆在首都加拉加斯。选前，我清楚地看到两件事。首先，查韦斯主义者（查韦斯和玻利瓦尔计划的支持者，现由尼古拉斯·马杜罗总统领导）在组织群众基础方面占据了巨大优势。其次，由极右翼玛丽亚·科里纳·马查多和美国政府主导的反对派深知胜算不大，因此在选举之前就开始声称选举存在舞弊，提前释放出失败信号。至少从2004年反对派试图通过罢免公投拉下查韦斯以来，委内瑞拉的选举制度不再公平已经成了右翼的陈词滥调。

7月28日（查韦斯诞辰70周年）选举之夜午夜刚过，全国选举委员会（CNE）宣布，随着80%选票清

点完毕，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趋势：马杜罗赢得连任。几天后，国家选举委员会以 96.87% 的计票结果确认了这一结果，显示马杜罗（51.95%）以108万2740票击败极右翼候选人埃德蒙多·冈萨雷斯（43.18%）（其他反对派候选人加起来仅获得 60万0936 票，这意味着即使其他反对派候选人把票全都投给冈萨雷斯，她也不会获胜）。换言之，在投票率为 59.97% 的情况下，马杜罗获得的选票刚好超过半数。



摄影：佐伊·亚历山德拉

我与一位要求匿名的反对党高级顾问谈及选举结果。他说，虽然他同情反对派的沮丧，但他认为最终结果似乎是正确的。他解释说，2013 年，在查韦斯去世一个多月后举行的总统选举中，马杜罗以 50.62% 的得票率获胜，而恩里克·卡普里莱斯则获得了 49.12% 的选票。这是在油价崩盘和制裁**收紧**之前。当时，反对派在查韦斯去世后感觉有机会，但最终没有获胜。他说：“很难击败查韦斯主义者，因为他们不仅继承了查韦斯的纲领，还有动员支持者投票的能力。”

极右翼并非没有社会变革的承诺；他们想把国有石油公司私有化，把被征用的财产归还给寡头政治，并让私人资本蚕食委内瑞拉。相反，其社会变革承诺与大多数人的梦想相悖。这就是右翼无法获胜的原因，也是为什么自2004年以来，右翼的一条重要攻击路线就是不断叫嚣选举舞弊。



摄影：弗朗西斯科·特里亚斯

因此，在选举日当天，投票刚刚结束，官方结果尚未公布，马查多和华盛顿就开始大肆宣扬选举舞弊，他们的攻击阵线已筹建数月之久。马查多的支持者们立即走上街头，袭击查韦斯主义的象征：工人阶级地区的学校和保健中心、公共汽车站和公共汽车、查韦斯主义社区和政党的办公室，以及玻利瓦尔革命的人物雕像（包括查韦斯和土著酋长科罗莫托）。选举结束后，至少有两名委内瑞拉统一社会党（PSUV）的积极分子，即玻利瓦尔州的伊莎贝尔·西里拉·吉尔和阿拉瓜州的马亚里·科罗莫托·席尔瓦·维尔马被暗杀，两名中士遇害，另有查韦斯主义者、警察和官员遭到残酷殴打和抓捕。

从袭击的性质可以清楚地看出，这些极右翼特殊势力想要抹去委内瑞拉土著、赞博人（土著印第安人与黑人混血——译者注）、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历史。自大选以来，每天都有数十万查韦斯主义者走上加拉加斯及其他地方的街头。本期新闻稿中的照片由弗朗西斯科·特里亚斯、《人民之声》（Peoples Dispatch）的佐伊·亚历山德拉和我拍摄，分别记录了8月2日的妇女游行、7月31日的工人阶级保卫家园游行（这两次游行是大选后众多群众动员活动中的一部分），以及7月27日大选前的集会。每次游行，人群中都回荡着“不要回来”（no volverán）的呼声。他们说，寡头政治不要回来。



摄影：维杰·普拉沙德

玻利瓦尔革命始于1999年查韦斯就任总统。为了修改宪法并克服寡头政治阻力（以及华盛顿的阻力，华盛顿方面曾多次试图推翻查韦斯，如**2002年的政变**未遂，还试图推翻马杜罗，如持续使用**制裁**作为政权更迭的工具，并**企图**入侵委内瑞拉边境），委内瑞拉举行了一波又一波选举。查韦斯政府将石油工业国有化，重新谈判租金价格（通过2001年的《碳氢化合物法》），并从国家利润的源头上清除了官僚腐败阶层。

国库能够从跨国石油公司获得更大比例的特许权使用费。国有石油公司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（PDVSA）设立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基金（Fondesp），为惠及石油工人及其社区的计划和其他项目提供资金。石油财富用于国家工业化，旨在使委内瑞拉不依赖石油销售和商品进口。经济多样化是玻利瓦尔议程的关键部分，包括振兴该国农业，并以此努力实现《拯救家园计划》的第五个**战略目标**，即“保护地球生命，拯救人类。”



摄影：弗朗西斯科·特里亚斯

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石油收入，查韦斯政府才得以将社会支出增加 61%（7720 亿美元），并通过各种大型计划改善人民的生活，例如各种旨在实现 1999 年《宪法》所载权利的代表团（misiones）。其中，2003 年，政府成立了三个代表团（罗宾逊、里巴斯和苏克雷），向低收入地区派遣教育工作者，提供免费扫盲和高等教育课程。萨莫拉代表团（Mission Zamora）负责土地改革进程，而“重返农村”代表团（Mission Vuelta al Campo）则鼓励人们从城市贫民区返回农村。墨卡尔代表团（Mission

Mercal) 提供低成本、高质量食品，帮助人们摆脱精加工进口食品，而巴里奥·阿登特罗代表团 (Mission Barrio Adentro) 则努力为工人阶级和穷人提供低价格高品质的医疗服务，住房问题代表团 (Mission Vivienda) 建造了500多万套住房。

通过这些代表团，委内瑞拉的贫困率从1999 年至今下降了37.6% (极端贫困率的下降令人惊叹：从1999 年的16.6%降至2011 年的7%，降幅达57.8%，如果从2004 年建立代表团开始测算，极端贫困率下降了70%)。委内瑞拉在1999 年之前属社会秩序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，但现在已成为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，基尼系数下降了54% (该地区最低)，表明这些基本社会政策对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。



摄影：弗朗西斯科·特里亚斯

过去二十年，在频繁逗留委内瑞拉期间，我与数百名工人阶级查韦斯主义者交谈过，其中许多是黑人妇女。自制裁收紧以来，委内瑞拉人面临物资严重匮乏，对革命的方向畅所欲言。他们不否认存在问题，但与反对派不同的是，他们明白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的**混合战争**。如果社会不平等和腐败加剧，他们认为这些弊病是缘于制裁政策所造成的破坏 (现在连《华盛顿邮报》也**承认**了这一点)。

在选举后一周举行的捍卫政府的大规模游行中，人们公开说出所面临的两个选择：要么通过马杜罗政府努力推进玻利瓦尔进程，要么回到 1989 年 2 月时任总统卡洛斯·安德烈斯·佩雷斯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经济议程 (即“一揽子计划”，西语 *paquetazo*) 强加给这个国家。佩雷斯违背了自己的竞选承诺，也背叛了自己所在政党 (民主行动党)，由此引发“加拉加斯大骚乱” (*Caracazo*)，政府军仅在一天内就杀害多达5000人 (尽管对死亡人数的各个估算差异很大)。



摄影：弗朗西斯科·特里亚斯

事实上，很多人认为马查多会把委内瑞拉带入一个更糟糕的时代，因为她没有佩雷斯那样的社会民主手腕，只想对自己的国家实施休克疗法，为自己的阶级谋利。有句委内瑞拉俗语点出该选项的本质：回头的山羊自断脖子（*chivo que se devuelve se esnuca*）。

巴里克黄金公司（Barrick Gold）老板、加拿大亿万富翁彼得·蒙克曾撰文称查韦斯是“危险的独裁者”，将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，并呼吁把他推翻。这是在 2007 年，当时蒙克因为查韦斯想要控制委内瑞拉的黄金出口而不满。查韦斯政府的总体方针是与全球经济“脱钩”，这意味着要阻止跨国公司和全球北方强国敲定委内瑞拉等国的议程。



“脱钩”这一理念是我们最新汇编《拉丁美洲如何与帝国主义脱钩》的重点。在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—人民贸易协定（ALBA-TCP）2030年战略议程的基础上，这期汇编提出了必须脱钩的四个关键领域，以从而为主权发展战略奠定基础：金融、贸易、战略资源和物流基础设施。这正是玻利瓦尔进程的目标，也是其政府受到美帝国主义和**巴里克黄金公司**等跨国公司猛烈攻击的原因。



摄影：佐伊·亚历山德拉

选举后的第二天下起了雨。在当天捍卫玻利瓦尔进程的游行中，一位查韦斯主义者朗诵了委内瑞拉诗人维克多·瓦莱拉·莫拉（1935—1984）创作于1961年的诗歌《行进中的非凡国度》（Maravilloso país en movimiento）中的几行诗句。

行进中的非凡国度
万物是进是退
昨天是前进还是告别？

那些不认识你的人
会说你是一场无解的争执。

经常被嘲笑
然而，他总是欣喜地挺立着。

你将获得自由。

如果被谴责者没有到达你们的海岸
你改天再去找他们吧。

我一直相信你

行进中的非凡国度

热忱的，

Vijay